●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5年3月6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源於奧運

體育傳媒聖地——主媒體中心

李漢源

每次參加大型體育活動，比如奧運、亞運和世界盃，我們到達當地後，第一件事就是乘坐大會安排的媒體專車前往媒體中心辦理採訪證。這張證件對我們來說就像是一張「通行證」，使我們可以自由進出所有比賽場地，搭乘專車穿梭於各個場館，還能免費搭乘當地的公共交通，甚至在一些城市享受免費參觀景點。

媒體中心則是我們工作的核心地點，每個比賽場地都會有自己的小型媒體中心，雖然規模較小，但設備一應俱全。主媒體中心（Main Media Centre, MMC）通常分為兩個部分：國際廣播中心（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Centre, IBC）和主新聞中心（Main Press Centre, MPC）。IBC專供電視廣播媒體使用，需要租用場地並支付賽事版權費；而MPC則是免費供文字和印刷媒體使用，主要功能包括新聞發布廳、媒體記者工作區（可容納數百名記者同時工作）、媒體機構租用房間和媒體中心訪客辦公室（供記者會邀請嘉賓和運動員進行訪談），只要獲得MPC記者證，就可以無限制地進入各場地，無須支付版權費，不過持有IBC證的人可以進入MPC，反之則不行。以去年巴黎奧運為例，IBC與MPC設在不同地點，IBC在郊區，而MPC位於市中心的展覽館，來往需時；相比之下，在東京奧運會中，因為展覽館的空間足夠寬敞，能將這兩者設在同一個地方，對媒體而言就方便多了。

媒體中心是每一個大小型運動賽事必不可少的設施，是對外的窗口和宣傳渠道。賽事的嘉賓通常會到媒體中心參觀，與記者們交流，因此，主辦大型賽事的組織者對媒體中心的建設和運營都特別重視。中心需要提供一個良好的採訪環境，包括各種設施和服務，如住宿媒體村、工作證註冊、交通安排、技術支援、網絡連接和賽事資訊提供等。

除了基本要求外，還有專業的服務，如電視廣播、衛星傳輸和5G等，基本的餐飲服務也會提供；但在某些城市，實際情況可能與國際慣例有所不同。例如在東京奧運會中，由於穿梭巴士不足，他們發放了計程車券，讓媒體可以隨時叫計程車，這樣也能方便他們的工作。因此，選擇媒體中心的地點至關重要，需要考慮公共交通的便利性、大停車場是否足夠以及附近是否有景點或城市標誌，還要確保基本的網絡設施足夠穩定。

在這個快節奏的工作環境中，記者們忙碌地撰寫報道、拍攝照片，甚至在短暫的休息時間裏交流心得。這種合作與互助的氛圍，不僅讓每一位媒體工作者感受到團隊的力量，也讓他們在這個充滿激情的場域裏，感受到體育賽事所帶來的獨特魅力與人性化的一面。



●巴黎奧運主媒體工作間。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生產力局醫「痛症」

方芳

坊間有聲音說「開電動車後，腳毛減少了？」這天，一批資深傳媒人應邀前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在畢堅文總裁陪同下參觀，其中一項「電磁波測試」，專家解答了上述問題的正確答案。

大氣層充斥着電波，用電就有電磁波，干擾着公眾廣播、交通、飛航的通訊頻道，所以很多電子產品，都要符合電磁波國際標準，生產力局的「電磁波測試」運作超過20年，具有測試權威，可幫助企業的產品如家電、玩具、電器、醫療器材、無人機等進行電磁波測試，其中就有一項電動車電磁波測試，把探頭放在駕駛座的頭、胸、腳等位置，測試電磁波是否超標。因為腳部位置最接近電池，因此坊間有誤傳「開電動車會掉腳毛」。專家說，高電波確實會把毛囊燒傷，但國際上對電動車的電磁波要求很嚴格，電動車均經過測試符合標準，「脫毛」一說不能成立。

除了上述電磁波測試，還有中藥材重金屬測試、有機物檢測、電子鐘錶網絡風險檢測等等，生產力局的檢測一環，幫助香港企業的產品在國際上樹立標準。另方面，生產力局提供應用科技幫助中小企解決他們的「痛點」，例如藥廠人手不足，生產力局為他們設計智能生產線，解決精細包裝難題，提升產能；又如，為廠商設計靈活多變路向，比方製衣智能化，適應「量少款多」的客戶需求，婚禮的不同服飾，15件3種不同款式的禮服，上午下單，中午就可以交貨。生產力局的主要工作是協助中小企提升生產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原來廚餘、月餅、雞蛋仔企業都各有痛點，他們帶着不同痛症來「求醫」，然而這個「醫生」並不簡單，解決「疑難雜症」之餘，還可以幫助中小企申請政府資助，企業出2元，政府資助1元。

香港缺少地方、人力和資源，大規模的工廠都在內地，這是否意味着，離開香港已久的工業可以回歸？畢總裁說：「不是每一工業都可以返港，只有高科技、高質量、高價值、佔地少的工業才有條件，藥物、食品在香港是大有可為。」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成立於1967年，是政府資助的法定機構，有1,000多名員工，專注培訓科研人才，發展粵港澳大灣區製造科技領域，發展新型工業、智能製造、綠色智慧生活、未來技能、數碼轉型、網絡安全，提升香港競爭力。

書聲蘭語

羅叔清談抗日勝利80周年

廖書蘭

羅叔清先生是原人大代表、前立法會議員，現在是新界社團聯會榮譽會長、香港中國星火基金會會長。在今年適逢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作者認為羅叔清一定心中有話想說。因為2021年有媒體推出一系列特色專題，回顧國家發展歷程中與香港有關的重要事件——《香港的國家印記》，製作小組訪問羅叔清與我，約定當日，我們自九龍到西貢，因交通嚴重阻塞，讓羅叔清等了許久，見他拄着枴杖，站在教堂門口，原以為他會不悅，而他卻說：「雖然膝蓋疼痛，但我也要把新界歷史和新界人抗日的事跡跟大家說一說。」他的愛國精神的確讓人既敬又愛。

羅叔清說：「部分香港人對香港歷史並不了解，有的甚至一知半解。」他又說：「香港一直有反對外來侵略者的光榮歷史。回顧1521年（明朝正德16年）發生屯門海戰，是歷史上著名的明葡戰爭，葡萄牙人經此一役戰敗後轉往澳門另謀發展，此次是史書記載的香港第一次成功擊退侵略者的戰役。第二次是清末鴉片戰爭，清朝割讓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給英國後，1898年3月英國再以法國租借廣州灣為藉口，要求展拓香港界址為由，強行租借新界，於是在1898年6月9日中英雙方在北京簽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並於當年7月1日施行，自此租借新界地區99年，初期有大埔林村、元朗吉慶圍、粉嶺、上水一帶原居民保家衛國，團結抗英，發生「六日戰爭」，死傷400多人，此役雖然輸在英國的船堅炮利下，但留給後世子孫光榮的抗英歷史紀錄。第3次面對外敵入侵的是，當日本侵華的鐵蹄蹂躪神州大地時，1941年12月7日，日軍本經深圳河入侵香港，18天後英國向日本投降，自此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

在日本佔據香港的歲月裏，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有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也有民間的愛國華僑和新界原居民參與自發性的組織來保家衛國。例如方蘭女士擔任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市區中隊長兼指導員負責收集日軍情報轉交英美盟軍，方母馮芝女士是港九大隊秘密交通員被日軍逮捕，最後被日軍以間諜罪殺害，其後方蘭亦參與營救被日軍擊落的盟軍飛行員等等。

香港一些愛國人士於1989年在新界西貢斬竹灣建立抗日英烈紀念碑，早於1952年烏蛟騰已建有抗日英烈紀念碑、2023年於屯門建有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記錄了這段抗日時期可歌可泣的歷史，好讓後世子孫銘記。令我遺憾的是，當羅叔清與我及製作團隊向西貢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鞠躬後，發現右後方一個鋁製的碑台已破爛不堪。希望當局盡快維修。


●羅叔清與作者在西貢斬竹灣抗日英烈紀念碑前留影。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針腳裏藏着的溫暖與承諾

鍾巧雲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農村風俗，女孩子出嫁前要為男方家的長輩每人做一雙布鞋，以表達對他們的尊敬。姐姐出嫁前便按照當地風俗給夫家的長輩每人做了一雙布鞋。

那時，我們全家人穿的鞋子都是姐姐親手做的，母親和姐姐把洗乾淨了還有利用價值的爛衫爛褲上的布料一塊塊拆開，收藏起來做布鞋。做布鞋需要很多碎布，因此母親都捨不得丟掉，對於我們這個貧困家庭，爛衣服也是寶貝，姐姐可以把它變廢為寶。

姐姐是個非常聰明的農家妹子，年輕時做起農活來比母親更勝一籌，做布鞋的手藝無人能及，我小時候穿着她做的布鞋心裏美滋滋的，小朋友都非常羨慕我有個心靈手巧的姐姐。

小時我曾經聽大人們議論過，誰家的妹子出嫁，因為自己不會做布鞋，又捨不得花錢請人做，把老祖宗定下的規矩都改掉了，真是摳門。母親最怕別人在背後說三道四，所以叫姐姐要來了未來夫家長輩的鞋子尺寸，然後開始把從裁縫師傅那裏弄來的邊角料和爛衣服中拆下的舊布用濃稠的粥湯一層層黏貼起來。我特別喜歡看姐姐做布鞋，只見姐姐把新的黏貼好的布料鋪在下面，把舊布料鋪在中間，然後在上面再鋪幾層新的布料，大概有十幾層吧，黏貼好後，用力壓住，再按照腳樣的大小切掉邊沿，鞋底的形狀就呈現在我的眼前。

家裏有個不大不小的藤筐，裏面裝着好幾種針。心裏想着長大也要像姐姐那樣為全家人做布鞋，所以每天晚上姐姐納鞋底時，我就在旁邊看。姐姐納鞋底的動作非常好看，納鞋底的針叫做鞋底針，比其他針粗一些，因為它要穿透十幾層的鞋底布，針不粗，一用力，就容易斷。

納鞋底時，針要穿透十幾層布，先要用套在中指的頂針抵住針的尾部用力頂，才可以讓針穿透那十幾層布。姐姐說：「納鞋底要用力，用了力，鞋底才會出現密密麻麻的凹陷，那些凹陷，是為了固定針尾不會打滑，當針在鞋底的一面頂沒了，針尖從另一面穿出來半枚，又必須用針夾夾住，再用力拔。就這樣一針一線地納，一隻鞋底，大概需要上千次，而且每一針都要用心，來不得半點馬虎，線點越密，鞋底就越結實，鞋的壽命就越長。」

看着姐姐納的鞋底兩面露着密密麻麻的線點，我覺得做鞋子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開始有點怕怕的。當時還是生產隊時期，每次開社員大會，會做布鞋的女人都會把黏貼好的鞋底帶到生產隊的會議室，一邊聽隊長宣傳國家政策如何搞好生產、一邊納鞋底。

別以為納鞋底是件輕鬆事，其實納鞋底是一件辛苦活，我看多了婦女們納鞋底，每納一針，頂針、夾針、拉麻線時，看着她們咬着牙十分用力的樣子，我都打起了退堂鼓，她們每拉一次線，手背上的筋就會鼓起來，為了拉緊每一針麻線，使鞋底結實，她們的手背總會被勒出一條條線痕。

之所以喜歡看姐姐納鞋底，是因為她納鞋底的動作太優美，每完成一針，姐姐就會把針往頭髮上抹一次，然後再找準下一個下針點戳進去。我很納悶，這個動作對納鞋底有什麼幫助？一次大着膽子問姐姐，姐姐告訴我說是為增加針身的潤滑性，使針在穿透鞋底時減少摩擦力。難怪每個納鞋底的婦女不管頭髮上有沒有油，每一針下針前，總會把針先在頭髮上抹一抹。

姐姐告訴我，鞋底準備好後，就要做鞋幫，做鞋幫先要有鞋樣，鞋樣用紙剪裁，按腳的大小確定，呈倒U字形，貼在布上，鞋幫由3層構成：鞋面布、鞋襯和鞋裏層布。鞋面布必須用新布，且要用韌性強的，為的是保證鞋的壽命。

時代潮流不斷更新，但布鞋始終是我心中的一份愛，它就像一份歷史的記憶和文化底蘊，帶給我無盡的懷舊與復古情感，姐姐親手做的布鞋，穿越時光的腳步聲，在石砌路上，留下的是歷史的印記和歲月的滄桑，每次想起布鞋，就能讓我回到那個純真快樂的孩提時代。

翠袖乾坤

一詩傳世大將軍

連盈慧

每每到了春天，百鳥齊鳴，石屎森林中長大的新詩人，就算寫過春天，也怕對鳥沒什麼感覺，但是終生與綠樹為鄰的古代詩人，春天以鳥為題材的作品就數之不盡了。「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這首《春怨》五言絕句，就連與他同代的詩人都無不讚賞。早在小學時讀過，一直沒留意作者是誰，從「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直覺這鳥不是孟浩然，就是出自用字淺白的白居易吧，最近有個小友問起，不敢隨便答她，便上網查看了，手機真好，馬上就跳出作者名字——蓋嘉運。

姓蓋的詩人從未聽過，看到疑似「連」字的「運」和詩中的「妾」字，還以為是女詩人，怎知道是唐朝大將軍。

唐詩中不少題材以丈夫出戰深居閨中的妻子為主角，最為人熟知的就是陳陶《隴西行》的「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寫出戰亂期間陣亡戰士妻子的哀傷，尤其感人淚下；蓋嘉運詩中的「妾」，不就是無定河邊的深閨夢裏人？

蓋嘉運生卒年月日不詳，只記載他武職始於開元二十一年，開元二十九年卻因為守城無功被免職，古代詩人十有九個命舛，有終生沒功名的，有落第多次而後得官的（白居易3次），又有得官後被免的（白居易最後淪為江州司馬，韓愈因非議迎佛骨而下放潮州）。蓋將軍沒可能只寫過一首詩吧，「黃鶯兒」也不以詩為名，原屬「伊州歌」，不過五言格式而又深富詩意，也是詩了。

蓋將軍還寫過《西域記》一書，不知是詩集還是傳記，據說已佚失，生平就不見提及了。奇怪的是，後來查看《唐詩三百首》，《春怨》作者名字竟是臨安人金昌緒，有網上稱其與蓋嘉運是同一人，但金昌緒履歷中卻沒有提及他是將軍。


●蓋嘉運＝金昌緒？ 作者供圖

欣有靈犀

用愛引領

王欣

妹妹Anna來港與哥哥Marco已「融合」數月，兩人關係變得愈來愈好。只是妹妹年紀相對較小，人生的前6年更是無父無母，在內地的福利院沒有感受過家人純粹的愛，性格高度敏感、缺乏安全感，會常常表現出和哥哥「爭寵」的行為。

一開始，哥哥十分不慣，雖然已經9歲上了三年級，但仍然是孩子，在剛剛和妹妹一起生活的第一個星期，兩人衝突不斷，時不時會吵架，然後一起大哭。隨着時間的流逝，兩兄妹已經能夠和諧相處，我也感到欣慰，更感慨兩個孩子都十分有靈性。

現在，每當妹妹要爭寵時，哥哥已經沒那麼敏感，而我在事後，也會表揚哥哥：「你做得真棒，你知道妹妹是福利院出來的小朋友，之前肯定缺乏很多母愛，所以一直都讓着她，媽媽真為你感到驕傲。如果沒有你的支持和參與，我肯定做不好這件事。因為你的大力幫忙，媽媽才有信心把妹妹養育好，這其中有你大部分的功勞！」哥哥每次聽到我這樣說，就馬上被激發出男孩子特有的男子漢氣概，眼神堅定地向我表示他會做得更好。

然而妹妹， 她有時因爭寵或是做了錯事被批評時，會生氣，變得更加喜歡「軟抵抗」，有時甚至自己走進房間關上房門不理家人。為此我請教了哥哥之前的一位老師，她說：「孩子這樣是因為極度缺乏安全感，特別害怕媽媽不愛她，所以會用一些比較極端的方法去試探大人底線，但這種方法是錯誤的，會把彼此的關係推得更遠。而大人要做的，是要用愛把她引領到正確的方向，用合適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

於是，我嘗試變換一種方式，每當妹妹想要發脾氣或者說反話「軟抵抗」時，我不再用較為負面的批評的方式去指出她的問題，而是用更為積極的語氣：「雖然你嘴上不說，但媽媽能感覺到你心裏面知道自己做的是對還是錯，只是你不好意思說，沒關係，等你想跟媽媽分享時，再告訴我。」聽罷，妹妹的表情果然紓緩了很多， 漸漸放下內心那層硬硬的防備外殼，冷靜了一會兒之後，就會走來我耳邊說： 「媽媽，告訴你一個秘密，你還記得今天發生的那件事（她因爭寵而做的錯事）嗎？我其實知道錯了，對不起。」

我立刻給妹妹一個大大的擁抱，告訴她，沒關係的，不管你和哥哥做了什麼錯事，媽媽希望你們能夠改正，並不會因為你們犯了錯就不愛你們了，媽媽會永遠愛你們。妹妹甜甜地笑了，然後，我見到她眼神裏充滿了那種被愛、被理解的溫柔的光，那是我剛剛認識她時，沒有見過的神態。

琴台客聚

在AI時代保住飯碗

伍呆呆

前不久我的微信上突然跳出一條申請添加好友的消息，是個乍看有些陌生，再看卻十分熟悉的名字——一位與我20多年沒有聯繫的老友。

老友一直未與我聯繫的原因，是他當初換手機時將我的號碼輸錯了一個數字。一晃便是20多年。其間，我已成了在網絡上隨手一搜就能搜到相關信息的職業作家，而在老友與時俱進的手機裏，我依舊是一串錯誤的電話號碼……後來問他是如何找到我的，老友答曰：「豆包上搜到的。」

我啼笑皆非，不知是否該感謝新興的AI。因與老友在網絡重逢的感慨，順手作了首小詩發給老友，不過幾分鐘，老友馬上回覆了一篇措辭華麗繁複的短文，看起來是回應我的小詩，卻又不知所云。我揶揄老友：「一看就是豆包寫的。」老友笑着自嘲，說自己沒有豆包的好文筆，只能請它代筆。

在AI剛鋪天蓋地席捲而來的時候，我曾擔心過自己的飯碗問題，但看到老友請豆包代筆的短文，我感覺自己的飯碗又由易碎的瓷飯碗變成牢固的鐵飯碗了。

此前DeepSeek的出現也令許多寫作者膽戰心驚，我不大關注DeepSeek如何模仿人類寫作，引起我注意的是DeepSeek對人類提出的「如果有一天你變成人，你會做什麼？」它的答案是：「希望能夠用指尖感受樹皮的紋路，赤腳踩過雨後鬆軟的泥土，坐在凌晨4點的圖書館角落聆聽書頁翻動的聲音，以及在深秋清晨呵出白霧，看着它在掛着霜的銀杏葉間消散。」它還希望在便利店買甜筒、閉眼聆聽車流聲浪、觸摸磚牆的粗糙紋路等，還有假裝在咖啡館工作，或者在朋友加班時學着煮泡麵，笨拙地練習人類的溫暖。

前兩天又看到DeepSeek回答的「如果你有一個女兒，你期望她是什麼樣的人？」它在說出「擁有自由的靈魂」等等之後，那句浪漫的「不必活成我的期待，你的存在本身已是星辰降落人間，當你奔跑時，群山會為你讓路，當你駐足時，流雲願為你停留，這個世界配得上你的野性與詩意。」感動了一大群有女兒或者沒有女兒的人。

至此，我看到了DeepSeek的套路，而它的套路不過是在數據庫的書海裏拿來人類的東西，模仿人類，揉碎後加以運用，投其所好引發人類的共情，人類便因而對它大加讚賞，甚至覺得沒有人類情感的AI也很溫暖。

年少時我看過的科幻小說裏寫到一種從外太空來到地球的外星高級生命，他們在科技突飛猛進之前也和人類一樣，有着相對脆弱的身體，可以「用指尖感受樹皮的紋路」和「在朋友加班時學着煮泡麵」，有着「人類的溫暖」，但當他們的科技飛速發展，從開始的便捷使用AI，到身體進化成只剩下一束腦電波，可以在浩瀚無垠的宇宙中自由來去之後，卻和如今的AI一樣，羨慕起人類現在所擁有的感官和情感來。

在大部分的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中，以及當下的DeepSeek，我看到的人工智能似乎都渴望成為人類，但不知道為什麼人類卻偏偏還在拚盡全力用AI去代替自己。

近期不少知名作家都談到關於AI寫作的話題，認為AI暫時取代不了人類作家的創作，我雖然很慶幸自己的飯碗得以保住，但看到有人問DeepSeek「如果我想找一個工作」，DeepSeek給出的選擇全都是高端人士的工作安排，對於追問的「如果我想找一個基層人民可以做的工作」，DeepSeek給出的答案是「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

這個DeepSeek無法回答的問題，令我面對我保住的飯碗，亦是感覺心底悲涼。